歐美書店的館藏本

燈下集

馬海甸

每到一定時候，歐美諸國各地公共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都會低價向舊書店拋售一部分藏書，而舊書店也會以較低價錢將這些書向有需要的顧客大甩賣，價錢每本一塊錢者有之，交幾塊錢隨便拿也有之。這些，洋人行之已久，毫不新鮮。我只偶然到外國走走，無緣適逢盛會，購書渠道主要是郵購。有些網上書店其實是實體、網上書店雙結合，因此近年網上書店有大量館藏書出售，也就不足爲奇了。

館藏本，當然有塗塗畫畫，品相不佳，書內蓋有圖書館的大印、貼着防盜條碼等等問題。我就出過一次洋相。數年前，我帶着剛寄到的一部《詩人之死》到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參加一個會議，結果離館時，圖書館的防盜監察系統發出數聲尖叫，我沒想到事情就發生在自己身上，只顧低頭疾走，結果讓管理員攔住。

雖然經檢查事情已了，但尷尬還是不可免。有些有潔癖的讀書人，對館藏書的那股味兒深惡痛絕，黃詩人就說，除非不得已，他不買舊書，因爲讀書時要湊近書頁，那股衝鼻子的味道讓他受不了。我沒那麼多講究，只要具備以下三點，一般都會掏腰包買下：第一，有參考價值，或讀之有趣；第二，價錢適合；第三，品相不致太糟，尤其不能有脫頁。

邇來美國取消境外海郵，郵購書籍費用大增，我用兩個法子應付。一是捨美取英，一是多買館藏本。當然這裡面也不能一概而論，美國有些書店有辦法把郵費降下來，英國也有郵費比美國高的地區。憑着這兩個辦法，花個七八塊美元，淘來一部有用或有趣的書（須知連一向書價較低的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眼下也超出這個水平了），這個代價還是划得來的。孔網也有不少書店其實就是「倒」兩地書店的差價來牟利，這要算利人利己的風雅倒爺，未可厚非，但有時欺人太甚，把天下讀書人看作兩眼一抹黑的冤大頭，把書價提得太高，令人哭笑不得。有一冊在國內網上書店頗暢銷的館藏本《色情藏書票選》，索價三百大元人民幣，其實在外國連書價郵費折合人民幣也就一百來塊，書商食利一倍，可怪的是居然購者不乏其人。

各大學的館藏本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最值得注意。就中經常可以淘得現已絕版的「人人叢書」和「現代叢書」，這兩套叢書，不但裝幀極佳，有的還附有精美插圖，從紙質、設計到翻譯水平，都迥非今日的出版物所能比擬。「企鵝」和「矮腳雞」叢書，雖說以詳實的註釋、較低的書價普及學術而爲人稱道，但其裝訂和用紙質量均不及「人人」和「現代」，一書尚沒讀完而已散架的現象並非罕見。渺予小子，在「人人」和「現代」大盛時無緣大量購入以充楹架，只能在數十年後以館藏本聊備一格了。

這兩三年來，出於種種原因，我的購書量已有所減少；但閒來在網上「游弋」，見到可讀的館藏本，仍爲之怦然心動，到這時候，也顧不上掂量腰包了。如英國浪漫派三詩人的傳記，已有數十冊在架，叵耐洋學者在這方面枝葉繁衍，研究的子目越來越細，書越出越多，我也買不勝買。以拜倫爲例，除買到各種或早或晚、或厚或薄的詩人傳記外，到手的還有奧古斯塔（詩人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娜貝拉・米爾班克（詩人離異的妻子）、艾達（詩人之女，極具天分的數學家）的傳記，日前還淘得詩人早年的情人卡羅琳・蘭姆傳，眞是欲罷不能。

我買館藏本的第二個目標，是美國阿迪斯（Ardis）的舊版俄國文學出版物。阿迪斯出版社是蘇聯解體前的俄國文學出版物的大本營之一，它既出在蘇聯被禁的俄文原著，俄英對照的讀物，也出一般大出版社無暇顧及的俄譯英小衆讀物。我現藏的白銀時代詩人安年斯基《柏木雕花箱》的英俄對照本，茨維塔耶娃《天鵝營》的英俄對照本，曼德爾施塔姆《批評文章和書信全集》的英譯本，都是館藏本。買了放在手邊，翻譯時遇到困難翻一翻，能得到不少啓發。不過，即使是館藏本，阿迪斯版的書價近年也漲得厲害，三百來頁的英譯《曼德爾施塔姆詩全集》，已經買不下手了。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

李景賢

繽紛華夏

十一月十九日，我國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華春瑩首次亮相外交部新聞發布廳，她現年四十二歲，新聞司副司長，是外交部第五位女發言人。此前，新中國第二十五位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頻頻出現在中外記者面前，或主動發布新聞，或耐心解答記者提問。他就釣魚島問題所闡述的中國政府立場，所提供的相關訊息，做到及時、準確、簡練、清晰，廣爲人們所稱道。連他的形象氣質、言談舉止、服飾髮型，也屢屢得到好評。於是，有位友人便問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是怎樣煉成的？」

誰是新中國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

對於這個小標題的問題，我見到過三種答案：錢其琛、齊懷遠、龔澎。一般認爲，錢其琛是新中國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事情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藉舉行慶典之機，特意選擇離中國不遠的塔什干公開發表講話，向中國領導人傳遞出一個重要訊息，要緩和已嚴重惡化達十五六年之久的中蘇關係。當時正在捕捉改善兩國關係契機的鄧小平，一下子就聽出了勃氏講話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外交部領導請示他同意後，決定由時任新聞司司長錢其琛出面，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對上述講話作出回應。

我當時在中蘇談判代表團工作，任副處長。擬議中的新聞稿，由新聞司、蘇聯東歐司、中蘇談判代表團反覆推敲，最後形成一個極爲簡短的消息稿，外交部領導修改後即呈鄧小平審定。

二十六日下午，錢其琛在北京朝內大街當時的外交部主樓門廳處，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他以平穩的語氣，逐字逐句地宣讀了以下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三月二十四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英語翻譯由時任新聞司副處長李肇星擔任。他一翻完最後一句話，發布會就宣告結束。我在現場看了看手表，宣讀中文本再加上英語翻譯，總共才用了四十六秒鐘。那天，有七八十名中外記者參加了發布會。他們把主樓門廳擠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員只好把兩個大型移動式衣帽架抬到別處去了。這是錢其琛司長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一個多月過後，他就被任命爲外交部副部長，又過了半年，實際上成爲常務副外長。

上述三句話七十八個字，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通過太空迅速傳送到世界各地。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舉行記者會，宣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正式建立」，他便成了這一制度建立後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有人認爲，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應該是齊懷遠。此後，中央部一級發言人制度也紛紛建立起來。經過將近三十年磨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這一機制已經相當成熟，成爲世界上最有名氣、最具影響力的新聞發布機制之一。

十九年過後，時任副總理錢其琛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正式訪問。有一次在該國首都塔什干的國賓館聊天時，他向我（時任駐烏大使）饒有興趣地回憶起這次新聞發布會。他笑了笑說：「這個塔什干啊，可算作是我本人一塊『福地』！」我懂其意，便談起他一九八二年春那次已成經典的新聞發布會。他說：「當時你也在現場，是你把那三句話的俄譯文交給塔斯社和蘇聯央視駐京記者的。記得你曾對我講過，塔斯社記者看完俄譯文後，說了句『奧慶——哈拉紹』（很好）！那位蘇聯央視記者有些什麼反應？」我答道：「這位記者名叫庫利科夫，他看了俄譯文後對我說，新聞稿第一句話在『勃列日涅夫』之後加了『主席』（勃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詞，這很耐人尋味！」錢副總理又笑了笑，讚道：「這個庫利科夫有水平，眼尖！『主席』二字是小平同志加上去的，確實意味深長，因爲此前，我們對這個勃列日涅夫的言行，輕者揭、批，重則頂、鬥，給他戴上『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等大帽子。眞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在國賓館，錢副總理還告訴我，那時，即一九八二年初，黃華外長提出，可以醞釀在部裡設個新聞發言人，日後再形成新聞發布制度。勃列日涅夫那次塔什干講話，正好爲實現這一設想提供了契機。

也有人認爲，新中國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是龔澎。她是新中國外交部情報司（後改稱新聞司）的創建人，任司長達十三四年之久，長期代表中國政府對外發布新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期間，還擔任過周恩來總理的新聞發言人，其才華、氣質、風采廣受國際友人和外國媒體的稱讚。因此，有人便出來「正本清源」，指出龔澎才是並無「外交部發言人」之名，卻有「第一位外交部發言人」之實的高級外交官。

外交部發言人是「何路神仙」，「官至幾品」？

在許多國人心目中，外交部發言人神不可測，高不可攀，不知是「何路神仙」，「官至幾品」？從一九八五年起當外交部發言人達五年之久的李肇星，曾給我講過幾個令人啼笑皆非，但卻讓我感到溫馨的小趣聞。有一次，時任副外長的他，與時任新聞司司長兼外交部發言人的沈國放一道，步行在北京一條大街上。兩人走着走着，突然聽到一路人驚喜地對同伴們高聲嚷道：「大家看啊，這不是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嗎？」不過，這一斷言立刻遭到「有力反駁」：「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外交部發言人出門，哪能沒有保鏢跟着的?!」其他人也隨聲附和道：「可不是嗎！這個『沈國放』旁邊的那個人啊，哪兒像個保鏢啊！」

又有一次，李肇星副外長本來要到某一部門去做報告，但臨時有急事抽不開身，只好請一位外交部發言人去代勞。報告會主持人在開場白中，興奮地對在場的人說：「我們今天本來是請李肇星副外長的，但他臨時有急事不能來，沒想到外交部領導這麼重視，竟然把一位外交部發言人給派來了，現在讓我們熱烈歡迎他做國際形勢報告！」

還有一次，李肇星副外長乘坐國航班機出國訪問。飛行途中，一位空姐得知他在外交部工作後，顯得格外高興，問他認不認識某某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還沒來得及回答，另一位空姐即走了過來，驚喜地說：「這不是李肇星部長嗎，眞高興！您認不認識某某外交部發言人？」李副外長連聲答道：「認識，認識，他們倆兒我都認識，而且，同他們幾乎天天都見面！」兩位空姐一聽，興奮得忘其所以，用雙手各握着他一隻手，幾乎異口同聲說：「天天都見面吶，好羨慕您啊，李部長！」

李肇星感慨地對我說：「外界並不知道『外交部發言人』這個官究竟有多大。其實，你也知道，這個發言人既不是一二品大員，也並非九品芝麻官，大概可以算得上個五六品吧！」五六品？也許就這麼大。我國外交部發言人一直由新聞司司長或副司長兼任，其職務有高低之分，而「發言人」這一稱法本身，並無「正」「副」之別。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舉行新聞發布會的頻率越來越高，從每周一次到每周兩次再到每周五次，如遇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可隨問隨答。此外，外交部新聞司兩年前還推行一項創新：設個「發言人移動電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天候」受理記者提問甚至答問，此事由該司處級領導負責。有一次正好碰上個星期天，一名處級官員在超市購物時，手機鈴聲突然響了起來，原來，一名美國記者問中方對美方最近向台灣出售一批先進武器有何反應。他邊聽邊從口袋掏紙條，心裡不由得竊喜：「可撞到槍口上來了」，立即義正詞嚴地宣讀起事先準備好的口徑來。他左一個「嚴重後果」，右一個「強烈抗議」，把身邊一些超市顧客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這是何路「神仙」，竟然在大庭廣衆之下如此「口吐狂言」，有人甚至罵他「神經病」。

（上）

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華春瑩

一九八二年，錢其琛在新聞發布會上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白菜話今昔

延　靜

文化什錦

內地白菜過剩，在北京，不僅菜店出售，大街小巷也能看到農民擺攤兒出售，一棵七八斤的大白菜，只賣兩塊錢，但仍很少有人問津。報紙報道更是具體，說不少白菜賣不出去，已經爛在地裡，菜農說明年再也不種白菜了。

白菜生產過剩，令人嘆息。回想過去，白菜可是主菜，特別是在北方，大白菜要吃整個冬天。記得小時侯，我們家在朝陽門外一條胡同裡，住的是平房，每到冬天，就把買來的幾十棵白菜，整齊地擺放在屋前的院子裡。遇上下雪颳風，母親就用破被蓋在白菜上。天氣晴朗，太陽好，她就又把破被掀開，讓白菜透透風，曬一曬。我年紀小，幫助母親幹這些事，珍惜一冬的「看家菜」。

爲了讓整個冬天有菜吃，母親最費心思，也不辭勞苦。每次翻騰白菜，都要掉下一些菜幫，母親就把它歸到一起，作成菜餡兒，或包菜糰子吃，或包包子吃。有時吃不了，就把剩下的菜幫醃成鹹菜，醃好後切成絲，炸點辣椒油拌拌當鹹菜吃。母親還有一項手藝，就是每年激酸菜，沒菜吃的時候，就熬一鍋酸菜，放上粉條，家裡人也很愛吃。

冬天儲存白菜，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母親已經年老，我們長大成家，買白菜的事就落到我們肩上。那時白菜不是隨便買，每戶都有定量，按人口決定多少，我們家一般是八十斤。買白菜要排隊，一家一家買，凡是買到的都很高興，菜賣沒了，買不到的只好悻悻離去。女兒那時上小學，專門安排了「勞動課」，平時擦玻璃打掃衛生，白菜收成時就去郊區農村抱白菜，一天女兒回來弄得渾身都是泥，我們一問才知道。

正回憶往事，突然有人敲門：「白菜到了，趕快下樓去拿，每家都有，不要錢！」原來是樓長挨家通知。到樓下看到，白菜已經堆成小山，是夜裡用卡車從山東拉來的。我們家分到五顆白菜，每顆都有七八斤重，放在陽台上，多少有點發愁：室內溫度高，可怎麼保存？

平時我們很少吃白菜，多吃茄子、蒜苗、扁豆、黃瓜、西紅柿等時令菜，但這次我們改了章程，連續幾天吃白菜餡餃子，吃丸子熬白菜，吃醋溜白菜，雖然有點膩味，但總算沒有浪費白菜，對得起種菜的農民。我們吃着白菜，也想起了過去的歲月，想起了母親……

潛能

流沙

人生在線

都說人有潛能，不知自己有沒有。我的經驗是從種種的「奇人」身上去驗證，結果他們都有。

《隋唐演義》中的李元霸，一餐斗米，食肉十斤。用兩柄鐵錘，四百斤一個，兩柄共有八百斤，如缸大一般。那李元霸兩手就像挖土機的鐵臂，眞乃神人。《水滸傳》中的張順，可在水底伏上七天七夜，像魚一樣，那張順豈不成了兩棲動物。還有那個戴宗，更神了，腳上拴兩個甲馬，如果拴兩個，一日能行五百里；如果拴四個甲馬，一日能行八百里。我突然奇想，如果腿上拴滿甲馬，戴宗會不會像「空客」飛機一樣，索性飛起來了。

常理告訴我不可能有這樣的「奇人」，但潛能又告訴我，也許眞有這樣的「奇人」。

有人說人類大約有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潛能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開發。那麼，且信且疑吧。也許就是這些「奇人」將這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潛能開發出來了。

今年初秋，有位朋友去張家界旅遊，發現一群人穿着像蝙蝠一樣的服裝，從懸崖峭壁上一躍，竟然可以在空中飛行起來，還可以在空中拐彎，就鳥兒一樣。

朋友看得瞠目結舌，百思不得其解。

他回來對我說，他以前覺得《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一頭跟斗就是十萬八千里，那是神話。現在來看，這書也許不能定義爲神話小說。

我對朋友在張家界所看到的這項運動，倒是略有所聞。那叫翼裝飛行，是流行於歐美的一種極具挑戰性的冒險運動，非專業人士不能完成。

翼裝飛行就是參照了鳥兒飛翔的原理，穿上像鳥兒翅膀一樣的翼裝，從空中躍下後，展開翼翅，就可以利用空氣阻力，減緩下降並向前飛行，如果擺動身體，還可以控制飛行方向和速度。如果降落，就可以打開降落傘，安然落地。

都說人是沒有飛翔本領的，但現在通過翼裝，人就可以飛翔起來。飛翔原來也可以是人的一種潛能。

有科學家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人的大腦全部開發出來，那麼，他將學會四十種語言，拿十四個博士學位，將百科全書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他的閱讀量可達到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圖書館一千萬冊藏書的五十倍。

這是多麼神奇的事情。

當我在電視上看到，有個叫劉偉的內地小伙子，在失去雙手的情況下，竟然可以用四個腳趾頭，彈出美妙的鋼琴曲。我眞的信了，人眞的是有潛能的。無論你是誰，你的未來，只要給你一個機緣，一切皆有可能。

唐太宗的厚道

陳魯民

文史叢譚

唐太宗的睿智、勇武、雄才大略、善於納諫，向爲人所稱道，堪爲君王楷模；其實，他還有爲人厚道、人性味很濃的一面，從他對功臣侯君集的態度就可略見一斑。

侯君集是李世民的心腹大臣，常年擔任其幕僚，爲其出謀劃策，多有建樹，是玄武門之變的主要策劃人，對李世民龍袍加身是立過大功的。後來，侯君集又兩次出兵西域，先後擊敗吐谷渾，消滅高昌國，立有戰功。但是，侯君集回朝後因私吞高昌戰利品而被彈劾，還依律被關了一陣子。雖然李世民沒撤他的職，待遇照舊，對他還是不錯，他卻甚爲不滿，懷恨在心。

貞觀十七年，大臣張亮以太子詹事的官銜外放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激怒張亮說：「你爲什麼受到排擠呀？」張亮說：「你也遭到排擠，還要說誰冤枉呢？」侯君集說：「我平定一國，回來卻被天子如此的責怪，怎麼能受到這樣的壓制排擠？」於是捋起袖子說：「鬱悶得活不下去了，你能造反嗎？我將一定和你一起造反。」張亮悄悄地把這事報告給了皇上，太宗還想保護侯君集，就對張亮說：「你和侯君集都是功臣，他單獨和你說的話，沒有別人聽見，假若把他交給司法官員審理，侯君集一定會否認此事。兩人互相對證，事情也說不清楚。」於是就把這件事壓了下來，對待侯君集依然像從前一樣。

不久，李世民爲懷念當初一同打天下的衆位功臣，命畫家閻立本在凌煙閣內描繪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圖像，書法家褚遂良題之，畫像皆眞人大小，時常前往懷舊。當時已有數位功臣辭世，還活着的多已老邁，這二十四個人裡面，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曾經是唐太宗的「死對頭」，但投奔李世民後俱被視爲知己。侯君集儘管有造反之嫌，也入選了，排名第十七。

這個時候，太子李承乾因擔心被廢而地位不保，又知侯君集對朝廷心懷不滿，於是就和他勾結起來一塊謀反。侯君集的女婿賀蘭楚石當時做東宮千牛，李承乾讓他多次帶侯君集進入東宮，向他諮詢如何自保的辦法。侯君集認爲李承乾劣弱，想要乘機謀反，於是就幫助李承乾暗中圖謀不軌，曾經舉着手對李承乾說：「這是雙好手，應當被你使用。」

未幾，李承乾謀反之事敗露，侯君集也被拘捕。太宗親自審問說：「你是國家功臣，我不想讓那些辦案的文吏來侮辱你，所以我親自審問你。」侯君集無言答對。證據確鑿，唐太宗又召集文武百官說：「君集有功於國，我將乞求饒他一命，諸位能夠答應麼？」群臣都說：「君集之罪，天地不容。」太宗只好無奈地哭着對侯君集說：「和你永別了，從今以後，只能看到你的遺像了！」並對他表示：「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而且，特別對他網開一面，沒有按謀反罪誅滅九族，特赦了他的妻子和一個兒子的死罪，流放到嶺南，以爲他守孝掃墓上墳。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如何對待功臣，歷來是帝王無法迴避的難心事，留着怕他們造反，擔心他們胡作非爲，殺了怕遭人物議，落下千古罵名。朱元璋最狠，幾乎把所有功臣都斬盡殺絕，唯有湯和一人倖免；劉邦也不是善茬，把韓信、英布等功臣殺了一多半；趙匡胤處理最巧妙，上演一齣「杯酒釋兵權」，基本保全了功臣；唐太宗也是念舊寬厚之人，除了侯君集，其他功臣都得以善終，這與他的厚道寬容不無關係。